

目 錄

| | |
|--------------------------|----|
| 緒論 | 1 |
| 第一章 披着羊皮的侵略者 | 5 |
| 一、日本壟斷資本的擴張政策 | 5 |
| 二、“大東亞共榮圈”的翻版 | 8 |
| 第二章 帝國主義的傾銷政策 | 15 |
| 一、美帝國主義的馬前卒 | 15 |
| 二、侵略者的明爭暗鬥 | 18 |
| 三、吸吮膏血的不平等貿易 | 24 |
| 第三章 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 | 31 |
| 一、與資本輸出相結合的戰爭賠償 | 31 |
| 二、掠奪原料和推銷設備的私人投資 | 38 |
| 三、為資本輸出準備條件的“技術合作” | 44 |
| 四、居然也要填補“真空” | 45 |
| 五、向美國搖尾乞憐 | 51 |
| 結束語 | 56 |

緒 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由于侵略战争的惨败，丧失了殖民地，并且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但是美国的占领，并未动摇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美国的目的是通过听命于它的日本垄断资本，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使日本成为它在亚洲进行侵略的工具，为美国火中取栗。而日本垄断资本的目的是利用卖身投靠政策，换取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企图借美国力量，复活“大东亚共荣圈”，重建一个东方法西斯帝国。

1945年9月美国总统批准的“日本投降后美国对日基本政策”，明白规定美国对日政策的“最后目标”是“保证日本此后不再威胁美国的和平与安全”和使日本“支持美国的目标”，即企图使日本沦为美国的附庸。美国为达到这一目的，在占领日本的初期，首先采取了削弱敌手的措施，以便使日本垄断资本俯首就范。它的具体办法是凭借军事占领，夺取日本的国家权力，封锁日本的对外贸易，并进行了解除武装、土地改革、解散财阀等工作。

但是，美国削弱敌手的工作不久即告结束。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雅尔公开宣布新的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方向，在于培养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使日本在今后对远东可能产生的新集权主义（指共产主义）的威胁发挥防波堤的作用”，并且供认这和欲将日本非军事化的初期占领政策是自相矛盾的。这显然是要把日本变为美国的“远东兵工厂”和要日本人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也就是实行美国“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一贯政策。

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美帝国主义势力被赶出中国大陆以后，美国更把积极地扶植日本垄断资本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它的远东政策的主要环节。1949年4月，根据麦克阿瑟最高财政顾问、前美国银行协会会长道奇的计划，设立“美元对等资金”（共达八亿四千五百万美元），使日本公私金融机关一举恢复了信贷能力，为日本垄断资本开辟了迅速恢复的道路。同时，这也成为美国控制日本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美元对等资金”只帮助日本垄断资本解决了资金问题，没有解决市场问题。日本国内市场因为实行道奇政策反而缩小，国外市场由于美国发生中间性危机（1948—1949年），也无法打开出路。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起了侵略美军基地的作用，给日本垄断资本带来了“军需景气”，但也加深了日本对美国的依赖。

通过朝鲜战争，日本垄断资本再一次依靠战争大发横财。日本工业生产指数（1934—1936年=100），由1950年的82.0增加到1953年的157.1，也就是说，经过朝鲜战争日本的工业生产迅速地由低于战前水平转变为超过战前水平一半以上。日本经济以此为基础，开始迅速发展。到1957年为止，日本的工矿业设备能力已扩大到朝鲜战争以前的三倍，工业生产已增加到战前的二点七倍。而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也已超过战前。由于生产能力的迅速发展，使日本垄断资本对廉价的原料供给地和稳定的市场的要求日益迫切，同时，经济力量的增强必然也引起日本垄断资本重温“大日本帝国”旧梦的幻想。岸信介上台后，提出“经济外交”的口号，捧出垄断资本家的代表人物藤山爱一郎担任外相，这表明扩大海外市场、进行资本输出是日本垄断资本迫不及待的要求。岸信介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计划”，正是日本垄断资本这种要求的表现。

同时，最近数年来日本垄断资本在不稳定的市场基础上进行盲目生产和竞争的结果，扩大了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引起了1957年开始的生产过剩危机。而经济危机更使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事实上，日本人民的消费水平到1956年才超过战前的13%，出口贸易量到1957年还未达到战前水平。最近数年来促成和支持日本工业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国内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现在经过长期间的大规模的更新和扩大，日本设备投资已达到大量过剩的程度。如果继续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投资，只有使业已过剩的生产设备更加过剩。因此，日本垄断资本倾其全力夺取海外市场，特别是东南亚市场。

但是，日本要在夺取市场的斗争中战胜英国、西德等国和缓和东南亚国家因外汇不足缺乏购买力的情况，除加强资本输出，用资本输出扩大商品输出外，别无其他途径。而日本虽有输出资本的愿望，却没有输出资本的能力，于是日本最近想利用同美国的进一步的军事勾结，即修改日美“安全条约”为美国充当炮灰的办法，换取美国的经济援助，以便实现岸信介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计划”。不过，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积极扩充军备的目的，也不单是为了充当美国侵略亚洲的工具，一旦日本在东南亚站稳脚跟，羽毛丰满后，它是要取代美、英在东南亚的地位的。

日本在东南亚进行扩张的野心，肯定是要碰壁的。首先，觉醒了的东南亚各国人民决不甘心做日本掠夺的对象，日本的扩张只能激起这些国家人民的坚决反对。其次，美日在夺取海外市场中也存在着矛盾，美国并不愿意出钱把日本培养成自己的竞争者。美日在所谓“合作开发东南亚”问题上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美国只是在必要时才出低价向日本采购物资，转手作高价“援助”东南亚国家，或者是将卖给东南

亞國家的剩餘農產品如棉花，赴日本進行加工，取得一筆加工費，並且以此來作為控制日本經濟的手段之一。至於對日本夢想利用美國資本為自己“開發”東南亞的計劃，自吉田內閣提出以來，美國始終採取消極態度。因此，連1958年11月出席科倫坡計劃會議的日本代表，國務相池田勇人也不得不承認，要實現岸信介的“東南亞開發基金計劃”，還嫌為時過早了。最後，在經濟危機的籠罩下，帝國主義正在瘋狂地為爭奪銷售市場、原料產地和投資場所而鬥爭，東南亞就是它們激烈爭奪的主要目標之一。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想借美國力量把英國、西德等國排擠出東南亞市場之外，那不過是痴心妄想而已。何況，在東風壓倒西風的新形勢下，日本人民和亞洲人民也決不允許日本重溫“大東亞共榮圈”的迷夢，走帝國主義的老路，破壞遠東和世界的和平。如果日本壟斷資本及其代理人岸信介政府，執迷不悟，決心充當美國侵略亞洲的幫凶，其結果只能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第一章 披着羊皮的侵略者

一、日本垄断资本的扩张政策

日本垄断资本现在正企图走帝国主义老路，急于对外实行经济扩张。它的扩张矛头首先是指向东南亚。

日本出口市场的40%在亚洲，其中70%在东南亚。1958年7月日本举行五大使会议，讨论对外扩张问题时，他们一致认为日本的繁荣和东南亚有“难解难分”的关系，从而主张“开发”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工作要力求以东南亚为中心。而日本以扩大出口为中心的“新经济五年计划”（1958—1962年），又将出口计划的关键摆在东南亚，1962年对东南亚的出口将占日本出口总额的35%，其中仅机械一项即将占四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日本准备将输出额提高一点九倍，而对东南亚却要扩大二点四倍^①。

日本对东南亚进行经济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夺取廉价的原料基地和稳定的出口市场。但是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新形势下，在殖民主义体系已经土崩瓦解，帝国主义力量已经日薄西山的时候，作贼心虚的日本垄断资本，却竭力隐藏帝国主义的野心，正扮演着伊索寓言中狼披羊皮的角色。因此，明明是经济扩张，它却美其名曰“经济合作”，明明是“经济侵略”，它却说是“经济外交”。可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美丽的外衣也无法掩盖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① 根据“新经济五年计划”，日本准备将输出额从1956年的二十四亿九千万美元提高到1962年的四十七亿三千万美元；其中对东南亚的输出额要从1956年的六亿五千万美元增加到1962年的十六亿五千万美元。

尽管今年5月日本通商产业省发表的“经济合作白皮书”，曾列举种种理由，想要证明“经济合作”同过去的殖民政策有基本的不同，但结果还是露出了马脚：原来日本与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基本政策”是为了“享受商业上的利益”，“出口资本货物、进口原材料”，并且还“必须适应日本经济发展的方向”。显然可见，这是道地的殖民政策。接受这样的“合作”，势将听任日本进行经济掠夺，变成它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

至于岸信介政府秉承日本垄断资本的意旨所拟定并由藤山爱一郎等大资本家直接掌握的“经济外交”，那更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老手法，是代替军刀的糖衣炮弹。正象1957年9月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所供认，日本“为了发展经济，培养国力，唯一的方法是依靠经济力量实行和平的经济扩张”，这就是“经济外交”的实质。而蓝皮书还接着说，亚洲各国“大部分是独立未久，虽然拥有丰富的资源，却依然没有进行充分的经济建设。在这方面，当然和具有高度技术及工业力量的日本，留下极大的合作余地”（重点系作者所加）。这还不够明白吗？在帝国主义者的语汇中，“经济扩张”和“合作”是同义语，而拥有丰富资源的经济不发达国家，天公地道的就得让它予取予夺，以便培养它的国力，发展它的经济，然后受它进一步的剥削和奴役。这就是日本垄断资本的逻辑。

而日本垄断资本也并不掩饰这种逻辑。日本三大钢铁垄断企业之一，富士制铁公司总经理永野重雄，在1957年“东洋经济新报周刊”新年特大号上狂妄地说：“日本经济仍然是以东南亚为中心。世界上主要先进国家的工业市场是落后国家，东南亚也是它们所需要的地方。因此，距离与所需要的地方最近的国家（指日本——作者），当然占着最有利的地位”。在日本垄断资本的眼中，东南亚并不是什么挣脱了殖民地锁链的

独立国家，只是它所“需要的地方”，那里有无限的资源等待它去“开发”，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力等待它去榨取，那里有广大的市场等待它去霸占。而掠夺原料和霸占市场，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特别是它终于发动太平洋大战的原因。

日本垄断资本不仅对东南亚具有经济扩张的野心，还怀着政治上的阴谋，它妄想干美国所没有做到的事。据北美报联通信社在1957年6月27日报道：岸信介1957年访美时，曾向美国政府首脑献策说：美国单独开发东南亚是有困难的，因为美国还被看做是殖民主义国家。如果日美合作，那么东南亚包括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国家在内，就可以使它们站到“自由主义阵营”方面来。而日本外务相藤山爱一郎在1958年年初在印度尼西亚签订日本对印度尼西亚赔偿协定的时候，曾发起搞所谓“亚洲外长会议”，并且还说，“一定要把和平中立国家和东南亚条约反共国家联合起来才有意义”。岸信介和藤山阴谋把民族主义国家绑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上，可见他们的居心是何等险恶。

而狼披羊皮的日本垄断资本，为掩饰其帝国主义野心，欺骗东南亚国家，以便顺利地进进行经济扩张，还在外交上使用两面三刀的无耻手法。其具体办法是：一面表示“同情”和“理解”反殖民主义以讨好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又一面强调要“排除国际共产主义”，妄想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但事实证明，日本对反殖民主义的“同情”和“理解”是虚伪的幌子，去年日本对美英侵略黎巴嫩和约旦问题上所表现的态度，已使它的伪装彻底破产。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决不是日本的挑拨、煽动、诬蔑所能破坏。连1958年7月7日的“纽约时报”也不得

不承認，中蘇等國對東南亞國家的無私援助到處受到歡迎。道理很簡單，帝國主義國家包括日本在內是一心想阻礙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使它們永遠處於經濟上的落後狀態，從而無法擺脫帝國主義的奴役和剝削；而社會主義國家則真誠地幫助它們發展經濟，使它們在經濟上獲得獨立，從而擺脫帝國主義套在它們脖子上的枷鎖。

日本壟斷資本和依附它的極端反動分子，當日本投降之初，就夢想在美帝國主義扶持之下，復活軍國主義，而岸信介也力圖在他的手中完成這一任務。因此，岸信介政府不惜出賣日本民族的利益，進一步投靠美國，妄想借助美國力量壟斷東南亞市場，以遂其重霸亞洲的野心。但是歷史的車輪將顯示其力量，證明這是日本壟斷資本自尋絕路。

二、“大東亞共榮圈”的翻版

日本壟斷資本從形成之日起，就是最具侵略性的。它的每一次發展几乎都是依靠侵略和戰爭。這一性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也並未改變。在美國發動侵朝戰爭以前，日本壟斷資本經過五年的努力，也未能使工業生產達到戰前水平，可是朝鮮戰爭爆發後，由於日本起了侵朝美軍的基地作用，只經過四個月，工業生產就超過戰前水平，並以此為基礎獲得了相當發展。1957年日本工業生產已增長到戰前（1934—36年＝100）的2.7倍，其中機械工業增長到5.3倍，化學工業4.4倍，金屬工業3.1倍。由此可見，日本壟斷資本在戰前是依靠戰爭起家，戰後又是依靠戰爭橫財而再起。正因為撈了這筆血腥的不義之財，增強了日本的經濟力量，於是，日本壟斷資本又妄想重溫“大日本帝國”的舊夢，並選擇了富於侵略經驗的戰犯岸信介來為它們執行這項任務。1957年5月當岸信介秉承

日本壟斷資本的意旨赴东南亚进行第一次訪問的时候，日本关西金融实业界的发言人，大阪商工會議所会长杉道助就曾說过，“沒有恢复在东南亚的地位，就不能恢复日本在世界的地位”。这就可以看出，日本統治階級决沒有忘情于“大东亚共榮圈”，并且把复活日本帝国主义的梦想寄托在控制和开发东南亚身上。

但要开发东南亚，必須有巨額的資金，日本虽有輸出資本的愿望，却沒有大量輸出資本的能力。因此，这就出現了岸信介制定的企图利用美国資本、日本技术来“开发”东南亚資源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計劃”。1957年11月2日出版的日本“經濟学人”雜誌評論說，这种想法是以美国老板为后台，由日本摆出“亚洲盟主”的姿态来从事东南亚的經濟开发。其实这种想法也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早在1954年吉田茂訪問美国的时候，就曾提出过类似的所謂“亚洲經濟合作局”計劃^①，但因未得美国主子的青睞，只得作罢。嗣后，在鳩山內閣时期，經濟企划厅长官高崎达之助还提出过所謂設立“亚洲开发公司”方案^②，大藏相一万田尚登也提出过所謂“亚洲金融公司”方案^③，可見日本統治階級一心一意要把东南亚变成它的囊中物。不过这类等而下之的方案，更未能引起美国壟斷資本之一顧。

岸信介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計劃”是帝国主义經濟侵略的

-
- ① 1954年11月吉田茂訪美时，向美国提出“亚洲經濟合作局”計劃，并曾在华盛顿美国新聞俱乐部发表了一篇陈腔滥调的反共演說，要求美国每年投資四十亿美元，以阻止东南亚的共产主义化。吉田說，日本可以提供它作为亚洲工业最发达国家所具有的技术，并尽最大努力来促进这一計劃的成功(1954年11月9日日本“經濟新聞”)。
 - ② 高崎达之助的“东南亚开发公司”方案是資金二亿美元，由日美各出資金50%，供給东南亚各国作“开发”資金。
 - ③ 一万田尚登1955年向訪問日本的美国国际合作署署长霍利斯特提出的“亚洲金融公司”方案是仿效“国际金融公司”拟訂的。1956年春天，他还向美国約翰斯頓国际开发顧問团再度提出过这个方案。

老手法，是复活“大东亚共荣圈”的具体步骤。连日本垄断资本御用的共同通讯社也承认它“无疑是这样的东西”（1958年7月10日共同社电）。这个计划的另一名称，也叫做“亚洲经济开发基金计划”。据1957年11月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公布，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点：（一）同亚洲国家和世界其他“自由国家”合作设立一笔为数达五亿美元的“亚洲全面周转基金”（又名亚洲开发基金），以美元、英镑和其它通用通货提供低利长期贷款，供全面开发和建立生产企业之用。（二）设立一个资金为一亿美元的“转贴现机构”，促进亚洲国家输入机械设备，在进口国家中央银行的担保下提供长期或中期贷款，但贷款期限不得超过七年。（三）设立一笔资金为一亿美元的“亚洲贸易基金”。主要是资助亚洲国家进口消费品，告贷国须以出口农产品作担保，贷款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

从表面上看，这个计划好象是为东南亚国家解决缺乏工业建设资金和贸易资金的困难，而实际上则是为日本扩大市场和掠夺原料开辟道路，并意味着日本要积极进行重新瓜分市场的斗争和建立它的势力范围，想借美国力量把英国、西德排挤出东南亚市场之外。

野心毕露的日本垄断资本的代理人，甚至情不自禁地使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帝国主义所惯用的侵略口号。前开发银行小林中，1957年8月下旬以东南亚巡回大使名义在曼谷召集日本负责经济侵略的官员开会时，一再强调日本必须建立“亚洲广域经济圈”，吹起了向东南亚进军的号角。而当时日本派赴欧洲的巡回大使堀田庄三返日后，曾反复强调日本应该组织“东南亚经济集团”，和英国、西德的经济扩张相抗衡。而“大东亚共荣圈”的别号就是“大东亚经济集团”。至于战前日本法西斯所主张的“亚洲广域经济圈”，它的范围甚

至还不限于亚洲。

追溯历史，首先提出“大东亚新秩序”口号的是1939年平沼内閣的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和海軍大臣米内光政，而所謂“大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榮圈”是同义語。根据“远东国际軍事法庭判決书”，1940年6月19日，日本外务相有田八郎发表广播演說，认为“东亚各国和南洋各地具有密切关系，为了它們共同的‘福利’和‘繁榮’（应讀为供日本統治剝削），命定了要合作互助以适应相互的需要。那么把所有这些地区統一在一个独立范围内，乃是当然的結論”^①。接着9月28日近卫内閣制定的“日本外交方針綱領”中就明白宣布日本必須努力促进所謂“大东亚共榮圈”的建設。而当时在日本陆海軍省和外务省首脑的會議中，认为远东的“新秩序”不仅应包括南洋在內，并且应包含自緬甸和东印度起一直到澳洲和新西兰的各地区在內。

現在我們再来看看战犯岸信介是什么口吻。1957年12月9日他在內閣會議报告第二次訪問东南亚情况时說，“在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是个特点，不过，需要使亚洲各国的关系密切起来（重点系作者所加），以免反被共产党所利用”。接着12月21日他又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說，认为“亚洲对日本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要实现亚洲各国的独立，首先需要发展經濟，安定民生。因此，对日本來說，設置共同的开发基金，虛心地进行合作，是当务之急”。

可是，岸信介不过是想利用所謂“共产党的威胁”作为說服美国的資本，表示愿意在亚洲反共体制中充当美国的代理人，以便伸手向美国要錢，实现他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計劃，以滿足日本垄断資本对外扩张的野心。而又以发展經濟、安

^① “远东国际軍事法庭判決书”，五十年代出版社中譯本第338頁。

定民生和美国資金为誘餌，妄想使东南亚国家上鉤，然后掌握东南亚的經濟領導权，使它們实际上淪为日本的殖民地。而岸信介的“东南亚开发計劃”就是一付“套索”。

岸信介企图通过所謂“开发資金”直接参与东南亚国家的經濟建設，并借此越过这些国家所实施的进口管制，大量輸出建設器材和工厂設備，使日本因发展較迟价格較高不依靠人为办法难以和欧美各国相竞争的重工业产品获得稳定市場；同时，东南亚的丰富資源，如鉄矿砂、石油、有色金属等等，在大規模开发以后，就可以成为日本廉價原料的供給地，使日本有机会逐漸減輕对美国原料的片面依賴，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状态。而廉價原料的取得，又可以降低日本产品的成本，加強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場的竞争力量。至于以輸出机械設備为目的的“轉貼現机构”資金，以及以出口消費品为主要目的的“亚洲貿易基金”，当然也是为日本推銷商品的办法。这样一来，当这些資金愈滾愈大，日本愈滾愈強的时候，东南亚就落进了日本的怀抱。

但是，岸信介的如意算盘落空了。首先，东南亚国家看穿了这是“大东亚共榮圈”的翻版，表示冷淡或反对。緬甸对于“带有套索”的“援助”，痛痛快快地加以拒絕；印度的尼赫魯总理則說，“亚州需要經濟援助，但和軍事援助纏到一块，就会产生新的問題”；巴基斯坦贊成加強同日本在投資方面的双边关系，而不贊成設立开发基金；錫兰的官員們对这笔基金也表示不感兴趣；菲律宾的财政部长認為沒有必要参加这个計劃，而参議員雷克托說，接受这个計劃等于自杀。因此，連岸信介自己也不能不承認东南亚国家怀疑“日本有特殊企图”。^①

^① 1957年12月8日，岸信介举行內閣記者招待会时答記者問。

至于美国,从开始起,就没有对岸信介的计划表示积极态度。1957年2月美国援外调查会会长费尔勒斯访问日本时岸信介曾提出过这个计划,但费尔勒斯避不作答。接着6月下旬岸信介赴美乞求美国出钱支持时,美国也没有明确的答复,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根本未提及这点。岸信介回国后,日本政府又先后派外务相藤山爱一郎、大藏相一万田尚登、经济企划厅长官河野一郎去华盛顿活动,但依然没有结果。河野一郎在与美国国务院商谈时,曾提出过一个退一步的计划,即由日本设立一笔相当于五千万至一亿美元的日元信贷资金,以便向东南亚输出机械设备,只要求美国对这笔日元信贷资金加以担保,但美国还是不同意。道理很明显,美国不愿意出钱给日本“开发”东南亚,以至使日本成为美国的竞争者,而是要通过“援助”直接控制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并且利用日本充当它侵略东南亚的马前卒。因此,岸信介等待经年,美国始终“没有表示好意的态度”(岸信介1958年2月18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复质询的话),这对他以及日本垄断资本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但是,日本垄断资本是并不甘心就此罢休的。于是,岸信介政府就加紧制定由日本自己提供资金来“开发”东南亚的计划,以便继续推行它的经济扩张政策。1958年初,岸信介政府已经设立了五十亿日元(约合一千四百万美元)的“东南亚开发合作基金”,8月日本外务省为加强经济扩张,决定把这项基金增加为一百亿日元,同时又新设置了三十亿日元(约合八百三十余万美元)的“经济合作基金”。为了执行这类计划,外务省已经预定设置“经济合作厅”,作为它的直轄机关。此外,日本还通过9月访美的外务相藤山爱一郎对美国政府进行活动,争取设立“国际性”的“亚洲开发基金”组织。日本外

各省还故作姿态，认为美国正在考虑中东和中南美地区的“开发”计划，但是对于同属地区开发计划的岸信介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计划”却不表示赞成，这是不可理解的（1958年8月19日共同社电）。

可是不管日本故作姿态也好，摇尾乞怜也好，美国还是准备用外交词令把它挡回去。据1958年9月10日合众国际社消息，可靠人士说，日美在华盛顿和东京的初步会谈中，美国的答复都是不愿承担义务的。而正在起草这项政策文件的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他们和有关的其他官员都很重视美国和亚洲各国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主要的反对意见是亚洲其他国家对这个计划表示冷淡，也没有同日本一道要求美国支持这个计划。而美国官员们认为，这种态度部分地是由于害怕受日本的经济支配和对日本战时的“大东亚共荣圈”记忆犹新。其次是，大多数被邀请参加这个计划的国家都承认中国，并与中国进行贸易。这个区域性组织可能发生中立成员国和积极反共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纠纷。因此，杜勒斯虽不会拒绝藤山的建议，而可能会表示，如果有一批亚洲国家同日本一道拟订一个详细的建议时，他将会给予“同情的考虑”。而藤山和杜勒斯会谈的结果就是如此。

天下的妙事真多，这一次竟轮到美国来揭日本侵略野心的底了。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为摆脱危机，追求巨额利润，都在疯狂地为争取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而斗争。而它们的主要战场就是经济不发达国家。日本垄断资本想从美国垄断资本的口中讨肉吃，适见其不自谅而已。其实即使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美国也不愿出钱为日本“开发”东南亚，恢复它的“世界地位”并拱手让出东南亚市场的。

第二章 帝国主义的傾銷政策

一、美帝国主义的馬前卒

东南亚和美国是战后日本輸出市場的主要支柱,1957年,东南亚約占日本出口总額的1/4,而美国仅占1/5;与此相反,美国約占日本进口总額的2/5,而东南亚仅占1/6。由此可見,战后日本将进口市場献給美国,将出口市場轉向东南亚。因此,日本对美国是片面的从屬貿易,对东南亚是片面的扩张貿易。这就說明了日本对东南亚貿易是帝国主义式的傾銷和掠夺。

战前,日本的对外貿易是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的。这就是日本和我国的貿易,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貿易以及日本和美国的貿易。战前这三个部分的国际收支大致保持平衡。日本对美国出口生絲、雜貨換取机器和工业原料,这种貿易是工业落后国家依賴工业先进国家的关系,但它們的关系基本上还是平等的。而日本对我国和东南亚各国,輸出棉織品及其他輕工业品,換取粮食和掠夺原料,这种貿易是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剝削关系。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利用占領者的地位,为使日本經濟淪为美国的附庸,针对日本的原料和粮食都得仰賴国外供給的弱点,把日本对外貿易完全置于它的控制之下。而日本反动統治階級也采取依附美国的政策,来恢复自己的經濟,遂使日本貿易結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战前在日本对外貿易中占30%的中国市場,由于日本追随美国的“禁运”政策以及岸信介政府采取敌視我国的态度,1957年竟不到日本对外貿易总額的3%。与此相反,日本对美貿易的依賴程

度却大大增加。战前占日本进口总额24%和出口总额16%的对美贸易,1957年占日本进口的38%,出口的21%,入超额达十亿美元以上,占日本对外贸易逆差总额的71%。

加之战后日本垄断资本极方向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发展,两项工业在日本整个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战前(1934—36年)为47.1%,1956年为62.6%;而在日本输出总额中所占比重,战前为23%,1956年为51.5%。美国虽然利用日元附属于美元的有利地位,向日本倾销原料,但却不需要日本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产品,而为保护本身利益,对日本的轻工业产品也只能有限地开放市场,甚至加以抵制。

在这种情况下,企图依靠美国东山再起、重霸亚洲的日本垄断资本和极端反动分子如吉田茂、芦田均、岸信介之流,就决定以东南亚为其经济扩张的主要对象,以便倾销其工业产品,特别是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产品。臭名昭著的美国豢养的走狗吉田茂1958年9月21日对美国合众国际社发表谈话时,就露出了日本侵略东南亚的野心企图,他说,“日本必须发展和夺取外国市场,特别是东南亚市场”。而美国为了抢夺英国在东南亚的市场,打消日本同中国发展贸易的念头以及缓和日本对美国抵制日货的不满,也鼓励日本向东南亚发展。远在1951年,杜勒斯在访问日本的时候,就曾说过:“将来日本的经济将是向落后国家输出它们所需要的资本货物,例如为了灌溉计划和港湾设施使用的各种设备,同时从落后国家输入铁矿砂、原油、橡胶、锡等原料以及粮食”。

1953年8月1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咨文中居然说,日本有必要致力于扩张对东南亚的贸易,而最近几年来,美国统治集团的一些代表人物还会多次重复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这种看法。

当然，美国指使日本向东南亚进行经济扩张，首先是为了它本身的利益，因为这样可以增加美国在日本投资的利润，并且还可以增加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纺织品，1957年，日本从美国进口物资中棉花占第一位，为六亿七千九百余万美元，占自美进口总额40%以上，因此日本纺织品在东南亚市场上的倾销，就等于替美国推销了剩余棉花。

至于美国企图利用日本搞垮英国在东南亚的统治地位，这对日本垄断资本来说更是求之不得。因为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正是日本统治阶级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惯用手法。何况，战后在日本经济军事力量两俱不足的时候，得到美国的撑腰，真使日本垄断资本大喜过望，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夺取已失市场的大好机会。远在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即曾指出：“日本过去虽然能够掠夺东方各国，亚洲各国，但是现在没有别国的帮助，它无论在财政上或军事上都没有独立的行动能力”^①。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特征，在战后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岸信介企图利用美国资本、日本技术来“开发”东南亚资源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计划”，还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谈到中日贸易，战前中国市场是处于日本的政治或军事力量控制之下，日本对中国的输出是殖民地式的不等价交换，这种依赖军事的政治的力量所进行的掠夺，根本不是贸易而是宰割。今天，中国已成为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日本只有在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才可能同中国发展贸易。但是，为日本垄断资本服务的岸信介政府企图走帝国主义老路，采取依附美国的政策，坚持敌视中国人民的立场，又妄想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一卷第198页。

从中日貿易中撈一把，这当然是中国人民所絕對不能容許的。岸信介政府借口不給予我国商务代表机构以悬挂国旗的“特权”，并且縱容暴徒侮辱我国国旗，蓄意破坏中日第四次貿易协定，这正是日本垄断資本态度的反映。

帝国主义之間的勾心斗角是永无止境的，美国企图鼓励日本向东南亚扩张来緩和日本对美国抵制日貨的不滿，日本則企图利用美国的資本，恢复它已經失去的“大东亚共榮圈”，并且准备从东南亚掠夺廉价的糧食和原料，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賴。事实上，自1954年以后，日本已經有意識地将原料来源逐漸轉而依靠亚洲国家。以鉄矿砂为例，1952年美国 and 加拿大占日本入口总額的40%，1956年降为15%，其余几乎全部由东南亚輸入。而1958年7月日本外务省拟定的新經濟外交方針中，更明白地規定，为了改善对美貿易入超，扩大同經濟不发达国家的貿易，将尽可能地把一直从美国輸入的棉花、矿石、石油、小麦、大麦等物資改从东南亚等地輸入，并向这些地方增加出口。日本的阴謀是当它利用美国力量将英国、西德排挤出东南亚以后，再反戈一击，赶走美国。

二、侵略者的明爭暗斗

在美国的支持之下，日本大举侵入了东南亚市場。据联合国統計，1938年日本在东南亚进口总額中占7.1%，1956年占10.5%。而其他主要資本主义国家，在东南亚进口中所占份額，除美国以外，反有減少。

主要資本主義国家在东南亚进口中的比重^①

1938年 1956年

^① 联合国“国际貿易方向”及1958年4月19日号日本“东洋經濟新报週刊”轉載的联合国統計关于日本的数字。

| | | |
|----|------|------|
| 美国 | 11.3 | 13.7 |
| 英国 | 18.2 | 15.5 |
| 日本 | 7.1 | 10.5 |
| 西德 | 6.1 | 5.7 |
| 法国 | 2.6 | 2.3 |

日本对东南亚的經濟扩张，首先是依靠搶夺英国的传统市場。如果以1956年与1952年相比，日本对英镑区(印度、巴基斯坦、錫兰、馬來亞、緬甸和香港)的出口增加率为17.39%，而英国仅为10.74%。英日两国竞争的項目，主要是在棉織品、机器、鋼鉄制品、陶磁器方面，其中尤以棉織品的竞争最为尖锐。1951年日本对东南亚的棉織品出口为八亿九千万碼，而英国仅为一亿三千万碼，最近数年，日本为七亿余碼，而英国竟降至三、四千万碼。如果回顾1928年日本对东南亚的紡織品出口額仅及英国的31%，那么英国的一落千丈，簡直有隔世之感。

日本不仅以棉織品夺取英国的市場，还以人造纖維織品加强竞争。目前东南亚每年进口的人造纖維織品約五亿碼，其中絕大部分是来自日本。

日本紡織品之所以能战胜英国，垄断东南亚市場，完全是依靠对国内工人的野蛮剝削。因此，成本低，售价廉^①，可以进行大量傾銷。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組織調查^②，如果以1949年日本每小时的紡織工資指数为100，则印度为156，英国为486，美国为1,618。而日本垄断資本家，也公开承认对工人阶级进行残酷剝削是日本增加出口的原因。日本經濟团体联合会

① 以1957年日英两国出口平均价格来比較，日本棉布每平方碼为21.6美分，英国布則要37美分。

② 紡織工資的国际調查，1952年版。

的产业政策委员长金井滋直，在“經团联月报”（1956年7月号）上說，日本“大部分輸出商品的国际竞争力量是大大地有賴于这一事实，即工資比欧美低，所以价格較廉”。

日本的工資低廉，并不限于紡織部門，在其他部門也是如此。英国“約克郡邮报”記者戈登参观了日本金屬器具工业集中地的燕市以后写道：“新潟附近的燕市地方工业的总收入为二千八百万英鎊。但是由于附近农业地区的生活水平异常低下，~~因此~~业主可能用低工資雇到男女工人来工作。……据估計，燕市小型仪器的生产成本低，这些貨物的价格甚至可以提高十倍，而仍然可以在本国市場上比美国工业品还賤。”戈登的結論是，这些条件表明，为甚么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有許多商品的价格还不能同日本竞争。尽管日本工資低廉，但是日本的重工业产品，特别是成套設備，由于原料价格高，技术水平低，产品价格依然高于欧美各国的同类产品。因此，日本利用对购买机器設備的經濟不发达国家提供长期貸款，对出口商給以貸款資助，以及利用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資和战争賠償^①，和英国、西德等国进行竞争。

因此，英国往世界市場輸出的机器和电气設備，从1952年的32.2%降为1956年的19.6%，而日本与此相反，由1.6%增至4.7%。这說明英国在日本的竞争之下，在不断地失去自己的陣地，而主要是失去了东南亚陣地。因此，1952年原仅占日本对东南亚出口总額5.8%的机械制品，1957年增长至17.56%。

其次，日本对东南亚出口的迅速增长，与美国的支持是分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侵略給亚洲各国造成了极大的生命财产損失，战后，东南亚国家中，除柬埔寨、老撾等放弃要求日本賠償外，菲律宾、緬甸、印度尼西亚等均要求日本賠償战争損失，并已与日本签订賠償协定。

不开的。而最主要是依賴美国国际合作署的海外采购。所謂海外采购是美国向日本采购物資“援助”东南亚某些国家。1954年以前，美国向日本采购的物資仅約二、三百万美元，1955年突增至四千八百万美元(比1954年增加四千四百八十万美元)，1956年比1955年又增加四千一百余万美元，等于1956年日本对东南亚出口增长值的一半。1957年亦达八千多万美元，其中紡織品占37%，化学制品占17%，机械占14%，有色金属制品占13%。就国家来看，主要集中于南越、柬埔寨、老挝三国，1956年和1957年美国国际合作署为以上三国向日本采购的物資均为六千八百万美元左右，約占日本利用該項采购对东南亚出口的80%，其中南越所占份額最大，为五千六百万美元左右。日本对上述三国的出口，如果除去美国国际合作署的海外采购，即几等于零。可見日本打入印度支那市場完全是依靠美国主子的恩賜。此外，日本还利用美国国际合作署的采购增加了对印度、泰国、巴基斯坦的輸出，其中印度每年約占一千至一千五百万美元，巴基斯坦和泰国各約占二百至五百余万美元，菲律宾約占数十万至一百多万美元。

日本利用美援扩大对东南亚出口的另一方式是美棉加工。所謂美棉加工是将美国“援助”东南亚各国的原棉直接从美国輸入后进行加工，再以制品輸出，加工費用由原棉中扣除。这种加工訂貨的方式不仅为日本扩大了市場并且比日本自己购买美棉輸出制品更为有利，因为这是有保証的市場。1955年5月，日本同美国、巴基斯坦簽訂了第一次美棉加工协定，为数达九千七百万美元，全部在年內交貨。1956年6月，日本与美国、緬甸簽訂了为数达九百万美元的协定，同年8月和1957年4月和美国、印度尼西亚簽訂了一千一百五十万美元的协定及三百五十万美元的追加协定。根据这些协定，日本在

1956年輸往緬甸和印度尼西亞的棉織品各為六十萬美元和一萬美元，其餘全部在1957年交貨。自1957年下半年以來，東南亞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下，經濟情況和外匯情況進一步惡化，印度尼西亞、緬甸、菲律賓對棉布進口都採取較為嚴格的限制政策，因此，日本為越過這些限制替生產過剩的棉織品尋找出路，正積極向美國進行活動，企圖通過美棉加工來帶動出口。據外電所傳（1958年7月25日法新社電及30日印度報紙托拉斯電），美國正研究由日本為緬甸、印度尼西亞、泰國和巴基斯坦加工原棉的計劃，預定的第一個合同系緬甸^①，並可能在1958年10月簽訂，原棉數量大約為一千萬磅，而1956年的合同只有八百萬磅。據說，加工費將以現金支付而不象過去用原棉支付。同時，據有關人士透露，加拿大政府也非正式地表示願意向日本提供類似的“支持”和“援助”。

此外，美國在1954年和1955年度曾兩次售與日本剩餘農產品共一億零五百萬美元，擬從中提出一千一百萬美元採購日貨“援助”東南亞國家。1956年已為南越採購棉織品一百八十萬美元，1958年準備為印度採購化學肥料一百五十萬美元。而世界銀行亦曾貸款一千一百萬美元給東南亞國家，供它們充採購日貨之用。

由於美國的支持以及日本利用各種方式進行傾銷，日本對東南亞非英鎊區各國（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南越、老撾、柬埔寨）的出口增加率遠遠超過其他競爭對手。如以1956年比1952年，日本的出口增加率為107.40%，英國為8.83%，美國為14.46%，西德為76.95%。這就可以看出，日本甘願

^① 緬甸政府於1958年11月19日宣布，緬甸和日本政府當天已在仰光簽訂了此項協定，規定日本從美國取得原棉（價值將近六千萬緬元），並向緬甸提供棉織品或棉花。

充当美国的馬前卒，时时向美国表白忠誠，无非是想借美国資金来达到垄断东南亚市場的目的，而日本死死糾纏着美国不放的原因也在于此。

可是由于美国經濟危机的加深和长期化，也力图向东南亚轉嫁危机和利用美援在国内采购物資。因此，1958年5月23日美国参議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限制使用对外援助費来进行采购的“对外援助法案”。其中規定，美国今后在原則上要在美国国内采购那些一向从日本等国采购的物資，只在不影响美国国内工业的情况下，才能从国外采购該項計劃額中的50%。而1957年美国海外采购以及日本采购的物資为最多，共达一亿三千万美元。虽然由于日本的苦苦哀求和其他原因，美国参众两院暂时擱置了法案的修改，但美国还是减少了对东南亚的“援助”數額。例如，在1958年美国會計年度中对南越的“援助”数为二亿五千万美元，1959年度将減为二亿美元。因此对日本的海外采购亦将由1957年的六千六百万美元減少为五千万美元左右。

事实上，美国虽然用“美援”支持日本向东南亚进行經濟扩张，但美日之間也并非沒有矛盾的。例如在美国操縱下的国际貨幣基金組織在1953年3月曾迫使日本取消了以进口利潤来弥补出口亏损的所謂“联鎖貿易”制度^①。而日本所采取的另一種扩大貿易的措施，所謂双边記賬貿易方式即公开

^① 所謂“联鎖貿易”制度是允許出口商將一部分外匯收入在銷售地購買一些在日本國內市場上價格高而又缺乏的原料和商品，使出口商獲得額外利潤。例如，緬的大部分進口業務掌握在日本造船業手中。它們按四美分一英鎊買進的糖，在國內出售的價格約合美金二角。

賬戶^①，也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組織的反对下废除的。而最近日本为加紧对外扩张，又拟重新恢复这种“公开賬戶”以进带出。

但更显著的例子是菲律宾，因为菲律宾是美国的禁錮，不容其他国家染指。1955年，日本向菲律宾出口的棉織品的数量是二千零六十万平方碼，而在1957年1月到8月間竟增加到一亿零二百万平方碼。而美国在1955年对菲律宾輸出的棉織品是九千三百三十万平方碼，在1957年1月到8月間則減为四千六百八十万平方碼。可見日本垄断資本在东南亚地位的不断加強，已使美国資本受到排挤。因此，1958年4月美国国际合作署要菲律宾政府禁止日本棉紗进口，并且对进口的日本棉織品征收“保护关税”。日本大阪棉紡織业界认为，美国采取这种行动目的在于改善美国对菲律宾輸出棉織品的衰落状态。这已經引起了日本棉紡織业界的惊慌与不满。总之，美国支持日本对东南亚进行扩张，只是为了本身利益和利用日本夺取英国的市場，而当美日垄断資本爭夺剝削东南亚人民的优先权时，它們之間就不能不产生分歧。

三、吸吮膏血的不平等貿易

日本对东南亚采取的是帝国主义的傾銷政策，因此，尽管日本的出口貿易量到1957年仍未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对东南亚却已超过战前水平的30%以上。1957年，日本已將輸出的27%傾銷到东南亚。其中棉織品、人造絲織品、水泥、鋼鉄、紡織机械、自行車等均接近甚至超过日本各該商品出口总額的一半以上，特别是铁道車輛竟占日本出口总額的88%。

^① 公开賬戶是两国在除出入貿易納賬时，如尾数不超过一定限度，可以不用現金主要是美元結算。例如，1952年实施的“日泰协定”規定，在二百万美元限度之内，可以互相給与信用。

1957年日本輸往东南亚的主要商品占各該商品出口總額的比重①

| 主要商品 | 占該項商品出口總額的% |
|-------|-------------|
| 鋼 鐵 | 56 |
| 电气机械 | 24 |
| 紡織机械 | 65 |
| 縫 紉 机 | 22 |
| 鐵道車輛 | 88 |
| 自 行 車 | 62 |
| 水 泥 | 55 |
| 棉 織 品 | 46 |
| 人造絲織品 | 44 |

日本鋼鐵在东南亚的主要傾銷市場是印度，几乎占它对东南亚出口額的一半(47%)，其次是泰国(14%)和菲律宾(13%)。机械的主要市場也是印度(28%)，其次是緬甸(19%)、菲律宾(15%)和泰国(11%)。水泥的最大市場是南越(20%)，其次是印度尼西亚(16%)、新加坡(16%)、菲律宾(15%)和香港(12%)。日本紡織品对东南亚的傾銷情况比較广泛，香港占第一位(23%)，印度尼西亚占第二位(13%)，新加坡占第三位(12%)，其他如菲律宾、緬甸、泰国、南越各約占9—11%。

尽管1957年东南亚在日本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已由战前的19%上升为27%，但在日本进口總額中所占比重反而由战前的17%下降为16%。因此，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貿易除1953年外，年年出超。1951年和1957年的出超額都超过一亿二千万美元以上。关于日本对东南亚的出超和貿易情况，請看下表。

① 据1958年日本“通商白皮书”附录1957年“通关实绩統計表”計算。

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貿易和出超情况①

(单位: 100 万美元)

| 年 代 | 出 口 | 在日本出口 总额中所占 比重(%) | 进 口 | 在日本进口 总额中所占 比重(%) | 出 或 入 (Δ)超 |
|---------|-------|-------------------------|-------|-------------------------|------------------------|
| 1934—36 | 176.7 | 19 | 157.0 | 17 | 19.7 |
| 1950 | 280.2 | 34 | 199.6 | 21 | 80.6 |
| 1951 | 554.4 | 41 | 423.0 | 20 | 131.4 |
| 1952 | 461.8 | 36 | 418.3 | 21 | 43.5 |
| 1953 | 384.6 | 30 | 539.3 | 22 | Δ 54.7 |
| 1954 | 527.6 | 32 | 438.1 | 18 | 89.5 |
| 1955 | 565.8 | 28 | 548.8 | 22 | 17.0 |
| 1956 | 654.9 | 26 | 644.4 | 20 | 10.5 |
| 1957 | 757.5 | 27 | 635.2 | 16 | 122.3 |

显然可見，日本对东南亚間貿易是不平等的。而日本对美貿易的年年入超，与对东南亚的年年出超，更形成了強烈的对照，这充分說明两种貿易的不同性質。即日本一方面变成美国的傾銷市場，处于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将这种不利轉嫁給东南亚国家。也就是以对东南亚的出超填补来自美国的入超。

日本对东南亚貿易的不平等，更随着日本經濟危机的发展而加深。自进入 1958 年以后，岸信介政府为摆脱日本的危机并企图減輕美国經濟危机的影响，提出“輸出第一主义”，加紧向东南亚进行經濟扩张。于是一味加強傾銷政策，极力減少东南亚的入口，因此仅在 1958 年 1 至 5 月之間；日本对东南亚的出超已达一亿四千九百万美元，造成前所未見的記錄。

① 根据日本通商产业省“通商白皮书”。

东南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緬甸、錫兰、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泰國、印度尼西亞、老撾、柬埔寨、南越、英屬婆羅洲、香港十四个国家和地区。

由于日本瘋狂扩张的結果，在东南亚原属对日出超的馬來亞，也一变而为对日入超的国家。根据馬來亞的海关統計，1958年1至5月，馬來亞对日本的出口为一亿二千八百万馬元，比上年同期銳減30.9%，但从日本的进口却高达一亿五千六百万馬元，比上年同期猛增30.2%。从而使馬來亞对日本的出超地位一变而为大量入超，这种情况是最近五年来所沒有的。

日本的联合国远东經濟委员会协会調查部长栗本弘承認（东洋經濟週报 1958年2月8日号）日本对东南亚的貿易將“长期出超”，也就是說，日本和东南亚之間不可能进行平等的貿易。他的理由是，根据日本的“新經濟五年計劃”，日本今后將极力向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发展，并努力提高糧食的自給程度。而东南亚的主要輸出品是大米、橡膠以及其他农产品，很少属于日本所需要的物資。但另一方面，日本却要以东南亚为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品的傾銷市場，因为欧美各国不需要这类产品，而目前东南亚已接受了日本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出口的大部分。

其实，在日本的“新經濟五年計劃”中也同样承認，日本对东南亚的进出口將长期存在“不平衡”，因而主張“日本为了增加輸出，確保資源，今后必須以东南亚为中心进行海外投資”，并提出了一个每年向海外投資和貸款各一亿美元的目标。但是这笔款子不能全部用于东南亚，于是“新經濟五年計劃”就寄希望于主要資本主义国家共同出資的东南亚“开发”計劃。而这不过是又一曲美国資金、日本技术的侵略大合唱而已。

日本对东南亚貿易的不平等，还表現在工业产品同农业和矿产原料的不等价交換上。

1957年，日本进口的橡膠、錫几乎全部依賴东南亚，日本輸入的鋁矾土的85%、鉄矿砂、大米的60%以上，食盐的26%，

石油的 17%，棉花的 14%，廢鐵 13% 和廢棉的 31% 都是從東南亞入口的。橡膠的主要來源是馬來亞（占從東南亞進口總額的 78%。本段以下 % 比均指占從東南亞進口額的比重）和印度尼西亞（占 19%）；錫的 81% 也是來自馬來亞；鐵礦砂的主要供應國為馬來亞（47%）、印度（34%）、菲律賓（18%）；鋁礫土的絕大部分來自馬來亞（70%），其次是印度尼西亞（29%）；棉花的主要來源是印度（35%）和巴基斯坦（60%）；米幾乎全部是由泰國和緬甸進口，各占 50% 左右。

日本是按高價把重工業品輸往東南亞，按低價收買糧食和原料來進行剝削和不等價交換的。例如，1957 年 12 月日本由美國輸入的鐵礦砂，每千公斤的價格為二十二美元八角八分，由印度輸入的為二十二美元二角四分，由馬來亞輸入的為十八美元二角七分，由菲律賓輸入的僅十三美元一角八分^①。而日本向東南亞傾銷的重工業產品的價格，較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遠為高昂。1956 年 10 月底，日本薄鋼板的售價較美英貴 60%。而據日本的機器及設備出口商協會所進行的調查，日本的電力設備的價格，比它的競爭對手國的價格要高 25%，輕工業設備的價格，則比它的競爭國的價格要高 30—60%。由此可見，日本和東南亞各國間的不等價交換，甚至較美、英、西德等帝國主義國家更為嚴重。最近由於東南亞出口商品價格不斷下跌，而進口貨價格還維持高的水平，因之，不等價交換進一步加深。例如，1957 年錫蘭出口價格指數比上年跌 4.5%，而同時進口價格指數上漲了 5.6%，結果出進口交換比率指數下降了 9.9%。以 1957 年與 1956 年相比，交換比率下降的情

^① 據日本大藏省編“日本外國貿易月表”計算。轉引自日本“經濟評論”雜誌 1958 年 8 月号丸紅飯田公司調查科長安村重正“原材料輸入和海外投資”一文。

况是：印度1%，馬米亞7%，印度尼西亞5.5%。而1957年日本对东南亚的出口中，以上四国几占其出口的三分之一。这充分說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間的不等价交換，有愈趨愈烈的趨勢。

自美国进入周期性危机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搶奪銷售市場和原料产地斗争日益尖銳化，日本又以所謂三角貿易的方式，加紧进行不等价交換。1957年，日本与錫蘭簽訂了日錫埃三角貿易协定，将日本对錫蘭貿易的出超购买錫蘭紅茶輸往埃及，然后从埃及进口棉花。这等于是以低价在錫蘭收购紅茶，再以高价出售給埃及，然后又以低价收买埃棉，在一轉手之間日本賺取了双重的巨大利潤。

据外电所传，1958年8月3日，岸信介还批准了自由民主党前总务会长河野一郎的預付貸款向东南亚购买大米的計劃。按照河野自己的說明，該項計劃是由日本政府及私人企业共同投資組織一个公司，对东南亚国家預付几年以后的貸款，每年向这些国家购买大米，并由日本办理运输及銷售工作。他并且指出，这是与“东南亚开发基金”的宗旨相符合的。其实，这不仅与“东南亚开发基金”的宗旨相符合，并且是典型的不等价交換，因为日本的貸款不是現金而是重工业产品。而日本用低价买进大米后，又可以按高价出售給其他国家，从中获得差額利潤。以岸信介为首的日本反动統治集团吸吮东南亚人民膏血的办法真是层出不穷。

日本資本家不仅用不等价交換剝削东南亚人民，还采取以劣貨傾銷来进行掠奪。根据“东洋經濟新報週刊”（1958年7月26日及8月2日号）的調查，东南亚各国人民一致認為日本貨是劣貨的代名詞。例如，曼谷和万象的反映是，日本“紡織品染色技术恶劣，容易退色”，吉隆坡的反映是日本的手工业品价錢虽然便宜，但一点也不耐用。万象一个日本人回

答該雜誌的調查時說，不管當地人的文化水平怎樣低，但是對於貨物的好壞還是分別得出的。因此，日本商人不得不供認，輸往歐洲的商品是經過嚴格檢查的優良商品，輸往經濟不發達國家的商品檢查馬虎全是劣等貨。可見日本對東南亞的貿易不僅是不平等的，而且是不顧信用的無恥騙局。這正是日本資本家的本來面目。

第三章 帝国主义的資本輸出

一、与資本輸出相結合的战争賠償

岸信介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計劃”碰壁后，日本在失望之余，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东南亚进行市場竞争，主要办法是战争賠償、日元貸款、技术合作和私人投資。

日本的賠償是物資賠償，因此对于日本垄断資本家來說，不仅是最有利最可靠的商品輸出，并且是进行經濟扩张的重要手段。日本垄断資本已利用賠償为缺乏銷路的重工业产品开辟了新市場，还带动了出口貿易。1957年日本对东南亚的出口比1956年增加了一亿美元，其中70%系对菲律宾和緬甸的輸出，而对菲、緬出口的增加，大部分是由于賠償輸出。近年来，日本机械設備能在菲、緬进口中占一席之地，也就是由于賠償。这証明賠償已成为日本夺取市場的有效武器。

何况日本的賠償是与資本輸出相結合的。例如，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賠償及經濟合作协定为八亿美元，其中一半是經濟合作。和菲律宾的賠償及經濟合作协定也是八亿美元，其中有二亿五千万美元是經濟合作。和緬甸的賠償及經濟合作协定为二亿五千万美元，其中經濟合作为五千万美元。而所謂經濟合作是由日本政府或私人貸款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緬甸举办合营事业，这是典型的資本輸出。事实上，日本往往将一个建設工程“賠償”一部分，另一部分則要求同对方国家“經濟合作”。对方国家如果想取得日本賠償則不得不在“經濟合作”方面給予日本种种优待。因此，在“賠償”的幕后，隐藏着日本垄断資本企图奴役东南亚国家人民的罪恶野心。

所以，日本垄断資本对“賠償”特別表示热心。1955年石坂泰三就任“經濟团体联合会”会长后，他的第一次談話就強調解决賠償問題、“开发”东南亚問題为解决日本市場問題的關鍵，并认为日本金融实业界应有其“自主性”。而处理賠償問題事实上完全是由日本垄断資本家一手包办的。主持菲律宾賠償談判的是日本垄断資本家的代表人物、現任外相藤山爱一郎和運輸相永野护，主持印度尼西亚賠償談判的是前开发銀行總裁、日本的东南亚巡迴大使小林中，而1957年日本派赴南越的賠償談判代表是經濟团体联合会副会长植村甲午郎。

日本垄断資本利用賠償夺取市場的野心，不能不引起美、英的注意和反响。1954年4月23日英国“經濟学家”杂志說，日本賠償方案是“一个狡猾的行动”，因为日本不仅保證了其所需要的原料如鉄矿砂的供应，而且也為日本的工业品和商品提供了市場。当日本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簽訂賠償协定时，“泰晤士报”指出“这是英国所不能忽視的事情”。而慫恿日本向东南亚进行經濟扩张的美国，也感到日本的扩张已損害了美国垄断資本的利益，排挤了美国商品的銷路。因此，美国报刊常常提出和警惕着日本的竞争。美联社1957年11月17日的電訊指出，“过去六个月来出口一直在下降……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日本和西德厂商日益增长着的竞争”。特别是1956年当日本对菲律宾的賠償协定簽訂时，美国“商务日报”就认为日本对菲賠償和貸款将威胁美国商人，直接影响菲律宾从美国的輸入。

英、美垄断資本的忧虑，已經变成了事实。例如緬甸，原来是英国的传统市場。1954年日緬賠償协定签字后，到1958年6月末为止，日本已付給緬甸賠款三百三十一亿五千四百万日元。賠償契約以鋼材、成套設備为中心，主要項目是建設巴尔強

发电站，此外是建設仰光发电厂、供給軍用卡車、紡織机械、矿山机械等等，而这些商品过去大部分是由英国供給的。

此外，过去緬甸一向由英国輸入汽車、电气器材，近年来为節約外汇，始利用賠償改由日本輸入。而日本則乘此机会夺取市場，排挤英国产品的銷路。1957年，緬甸利用賠償向日本訂購汽車一千一百輛（当时緬甸全部汽車仅約三千輛）、电灯泡四百六十万个（約值一亿四千万日元，而平时緬甸每年輸入的灯泡不超过一千万日元）、电扇二万二千架（約值二亿一千万日元，而緬甸平时每年輸入尚不到三百万日元）、收音机一万二千架。

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例是自行車，因为英日自行車厂商正在东南亚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英国公司利用在緬甸的传统势力，垄断着緬甸市場，但1957年由于賠償輸出，日本公司的制品大批湧入緬甸。日本自行車价格比英国价格便宜一半多，这就迫使英国公司減价一成以上仍不能与日貨竞争。而緬甸商人为抬高日本自行車的售價，故意囤积不售，并且通过商业途径向日本大批訂貨，这是日本利用賠償开辟新市場、带动出口的証明。

按照1954年9月随同日緬賠償协定所簽訂的經濟合作协定，日本应在十年內以生产品或劳务貸款五千万美元給緬甸举办合营事业，其中二千万美元由日本政府貸給緬甸政府，下余三千万美元由日本私人企业投資。合营事业的出資比率为日本四成，緬甸六成。原来預定的合营事业有紡織工厂、肥料工厂、水产业等。可是由于日本私营企业本身資本不足，又担心民族主义国家对外国人投資的企业采取限制汇出利潤或其他措施，加以緬甸的投資計劃尚未确定，筹集資金亦有困难，所以尚未付諸实行。目前正在談判中的合营事业有日緬

棉紡厂(日方准备出資的为石川制作所、伊藤忠商事公司、日棉实业公司和大日本紡織公司)、緬甸汽車装配工厂、肥料工厂等。但岸信介政府为加强对緬甸的經濟扩张,1958年8月5日已决定按照上述“經濟合作”协定,由日本政府貸款二千万美元給緬甸政府,以促进日本和緬甸举办合营事业。这是日本利用国家垄断資本向緬甸进行資本輸出的蓄矢,并意味着日英爭夺緬甸市場的激烈化。

日本利用对菲賠償侵入了美国的陣地。日菲賠償协定簽訂于1956年5月,規定賠償額为五亿五千万美元,其中五亿以生产資料、三千万以劳务、二千万以加工費支付,分二十年还清,前十年每年付二千五百万美元。此外,还規定由日本私人企业給予菲律宾私人貸款二亿五千万美元从事“經濟合作”。日本对菲賠償,第一年度(1956年12月—57年7月)付出五十四亿日元(其中二十四亿日元系打撈沉船),第二年度(1957年7月—58年7月)至1958年6月末止已交付一百五十七亿一千八百万日元。第三年度从1958年7月开始,实施計劃正在协商中。日对菲賠償主要是机械(約占第一年度契約額的一半)、鋼鐵(約占第一年度契約額的三分之一弱)、水泥、船舶和車輛。鋼鐵賠償輸出是长期契約,售價甚高,对日本鋼鐵垄断資本十分有利。而对菲賠償的水泥1957年1—6月間就运出了九万吨,这对生产过剩缺乏銷路的日本水泥业是一笔可观的买卖。1957年底,日本伊藤忠商事公司同駐日本的菲律宾賠償問題代表团簽訂了輸出門特 B45 初級教練机三十六架(約計三百万美元)作为賠償的合同,1958年3月經日本政府批准把这种教練机作为賠償。日本向东南亚大批輸出飞机这还是第一次,值得注意。1958年7月日本政府已决定用賠償作为担保,在四年內以延期付款方式对菲律宾提供三千五百万美元的設備,

作为建設瑪利堅那水閘之用，另提供一千四百万美元的設備作为架設电报電話綫使用，這項决定实际上是提前对菲支付賠償。1959年1月菲律賓總統加西亞訪日后，在1月5日发表的日菲联合公报中說，两国政府已就上述兩項貸款达成協議。但由于貸款期限問題尚未解决，协定仍未签字。日本利用賠償大举侵入菲律賓市場，并积极向菲律賓傾銷紡織品，已引起美国壟斷資本的震怒。前面提到的美国国际合作署要求菲律賓政府禁止日本棉紗进口就是例証。同时由于美国的暗中阻撓，日本与对菲賠償同时簽訂的“經濟合作”协定也无法执行，迄今为止，根据“經濟合作”协定的合营事业談判仍毫無眉目。

在日本壟斷資本的积极推动下，妨碍日本对印度尼西亚傾銷商品的賠償問題，终于在1958年1月20日签字。在賠償协定签字以前，日本对印度尼西亚的出超，大部分都变成了呆帳，因此，最近两年来日本不得不动限制对印度尼西亚的出口，而日本商人恐怕貸款无着亦裹足不前。因此1956年占日本出口第六位的印度尼西亚，1957年却降到第十一位。这就使原来主张对印度尼西亚純粹賠償額不得超过二亿美元的日本壟斷資本不能不改变态度，并指示岸信介在第二次訪問东南亚的时候与苏加諾總統直接談判始达成協議。由于賠償問題的解决，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国交亦随之恢复。

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賠償及經濟合作协定包括以下的內容：（一）日本支付战争賠償二亿二千三百零八万美元，分十二年还清，前十一年每年付二千万美元。（二）日本勾銷了印度尼西亚欠它的一亿七千六百九十一万美元的商业債務。（三）此外，按照关于經濟合作換文的規定，二十年内，由日本国民貸款四亿美元給印度尼西亚政府或私人。协定規定賠償应以資本貨物支付，但經印度尼西亚請求和日方同意时，可用其他

产品支付。賠償协定 1958 年 4 月 15 日生效，第一年度实施计划尚在商谈之中。目前，印度尼西亚的临时采购集中在内河船舶和消费品方面，日本政府为应付经济危机，打开纺织品销路，已决定答应在某种限度内付给消费品。现在业已确定的第一批赔偿物资为五艘新船和四艘改装的旧船，总额为七百二十万美元，扣除这笔船价后，第一年度的赔偿额尚余一千二百八十万美元，预料将以车辆、农业机器和造纸工厂设备等支付，但目前迄无成约。

日本与南越吴庭艳集团的赔偿谈判尚未解决。最初南越要求赔偿二十亿美元，后减至二亿五千万美元，但日方未予同意。1957 年 7 月日本派经济团体联合会副会长植村甲午郎为特使赴南越谈判赔偿问题，提出了所谓“植村草案”。这项草案是由日方赔偿五千五百六十万美元给南越，其中三千九百万美元以物资和劳务支付，其余以贷款支付，主要都是供给建设达尼姆水力发电站之用。因此，赔偿谈判尚未达成协议，而日本工业公司已进行了水电站的初步测量和设计工作准备大量输出建设器材。此外，日本政府还要求南越给日本以最惠国待遇作为支付赔偿的交换条件。1958 年 10 月，南越政府已同意日方所提方案，外务相藤山爱一郎并准备在 10 月 10 日左右赴南越签字。可是到了年底，南越政府忽然全面地拒绝了日方方案（1958 年 12 月 26 日日本广播协会电台广播）。据该电台说，南越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不大清楚”。其实理由是很清楚的，只是日本有难言之隐。因为在南越赔偿问题上，充分暴露了日本和美国、法国、西德之间的矛盾。美国为向南越倾销石油，准备在西贡近郊建立火力发电站，不愿日本利用赔偿建设水力发电站，因此，暗中进行阻挠。而南越的电力公司一向掌握在法国人手中，也反对日本插手电力事业。加以 1958 年

10月西德的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艾哈德在访问日本后，路经南越时，曾和吴庭艳举行会谈，表示愿意给南越以经济援助，想打入南越市场，进行资本输出。于是，在南越就展开了帝国主义间的明争暗斗，使日本和南越的赔偿谈判宣告搁浅。同时，岸信介政府违反日内瓦协议和日本政府曾经派代表参加过的万隆会议的精神，不俟越南实行民主的普选、和平统一后提供赔偿，一味勾结吴庭艳集团，企图片面向它支付战争赔偿，已引起了日本人民、越南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反对。日本的日越友好协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亚洲团结委员会和日本和平委员会等七个团体已于1958年7月3日联合发表声明强烈指责岸信介政府这种违法的和忽视日本人民的意志的行为，并揭露这与岸信介政府企图建立“东北亚军事集团”的政策有关。事实上，岸信介过去已经不打自招的供认：“南越是反共的第一线，在这种意义上，有必要促进赔偿”。

此外，根据1955年7月日本和泰国签订的“特别日元协定”，规定五年内分期付款给泰国相当于五十四亿日元的英镑作为战时日本在泰国采购物资而以泰国户头存放在日本银行的日元贷款的补偿，并以九十六亿日元（约值二千七百万美元）的资本货物及劳务进行“经济合作”。但因泰国主张九十六亿日元的“经济合作”应为无偿贷予或现金贷款，迄今尚未解决。而日本对于放弃赔偿要求的国家，如柬埔寨、老挝，拟分别给以十五亿日元（约合四百一十六万七千美元）和十亿日元（约合二百七十七万七千美元）的“经济及技术援助”。日本和老挝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已于1958年10月15日在东京签字，日本将在两年内向老挝提供总值十亿日元的物资和技术“援助”。其实日本是借“合作”、“援助”之名妄图向它们扩张经济势力，而内容是在柬埔寨等地设立农业试验站，以便实现“工业日本、

农业东南亚”的阴谋。因此，柬埔寨的农民识破日本的用心，拒绝了日本建立农业试验站的建议。

至于日本给老挝的“援助”，那更是利用美国资金、日本技术来“开发”东南亚资源的新花招。因为老挝要获得日本这一笔“援助”，必须提出相应的资金实行“经济合作”，而老挝所能提出的资金就是“美援”。因此，日本共同社得意地说，日本同东南亚国家实行“经济合作”的时候，最成问题的是如何筹措当地的资金，既然老挝把美国资本充作当地资金，那么这种经济合作当做把美国、日本、东南亚国家联结起来的试验性事例，将引起人们的注意（1958年6月19日）。

谁要以为日本会平白地给它一笔“援助”而不附带条件和阴谋，那就会落进日本垄断资本的圈套。日本反动统治阶级的笑里藏刀，口蜜腹剑是他们的祖传法宝。照他们的宣传，日本对老挝、柬埔寨提供“援助”，是因为它们放棄了要求日本赔偿战时所受损失的权利，为了报答这两个国家的好意而“赠送”给它们的。但按老挝的事例来看，这只是“东南亚开发基金计划”的试验田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新翻版。

二、掠夺原料和推销设备的私人投资

资本输出是垄断资本的特征，是帝国主义最本质的经济基础之一。日本垄断资本对东南亚进行投资的目的是取得巨额的利润和利息，促进成套设备的输出和夺取廉价的稳定的原料基地。

连日本通商产业省的“经济合作白皮书”也不得不承认：“既然现在的海外投资是由私人企业进行的私人投资，它的最后目的当然是追求利润”（原书第120页）。

日本对东南亚的私人投资集中于它所缺乏的铁矿砂和有

色金屬方面。从1954年至1956年末止，日本鉄矿砂的进口总量为一千八百三十万吨，其中七百四十万吨(26%)是由于对东南亚的投資而获得的。而銅矿石从1955年至1956年共进口三万六千四百吨，其中一万八千五百吨(50%強)，也是由于对东南亚的投資而輸入的。此外，日本对东南亚还以机械设备的輸出抵償原料的輸入，这已为日本节约了八百一十万美元(1952—1957年)的外汇，带动了机械设备的出口。

处心积虑要掠夺东南亚廉价鉄矿砂的日本垄断資本，早在1952年就由八幡制鉄、富士制鉄、日本鋼管三大公司組成了“制鉄原料委员会”，专门从事国外矿山的开发。而战前就控制了东南亚有色金属原料产地的日本“非鉄金属矿业界”，在1957年11月也組成了“海外矿物資源开发合作协会”，并乘岸信介两次訪問东南亚之后，从1957年10月末至1958年2月，派遣了由三井矿山、三菱矿业、日本矿业、同和矿业所組成的六人“技术調查团”赴东南亚进行活动。它們的費用75%由日本政府補助，其余才由协会会費和有关公司負担。据这个“技术調查团”所提出的报告，认为菲律宾的銅、泰国的錫、馬来亚的鉄、印度的亞鉛蘊藏丰富，可供日本大量开采，目前应该实行“經濟外交”，釣魚上鈎。1958年4月又由上述四家公司派出一个四人“矿物資源調查团”到巴基斯坦去，并准备于1959年繼續派遣“开发調查团”到緬甸、印度尼西亚大肆活动，以便“确保稳定的海外矿砂供应来源”(1958年7月26日共同社电原語)。

由于日本垄断資本对东南亚无孔不入的积极活动，目前由日本开采中的矿区已达十四处，其中菲律宾銅矿四，鉄矿三，泰国錫矿二，馬来亚鉄矿四，果阿鉄矿一。现在正在同东南亚各国交涉計劃中的矿区有二十个，其中規模最大且已交

涉成功的为印度鲁尔克拉铁矿区，并已于1958年3月签订协定。根据协定，日本将以延期付款方式对印度提供八百万美元的铁道車輛和设备，1964年起，十年之内每年由印度供给日本铁矿砂二百万吨。

日本对东南亚的私人投资首先是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到1957年末，日本私人直接投资按经济部门的分布情况如下^①：

| | |
|--------|----------|
| 采矿业 | 1,247千美元 |
| 森林企业 | 469千美元 |
| 水产企业 | 378千美元 |
| 纺织工业 | 372千美元 |
| 贸易企业 | 988千美元 |
| 其他生产部门 | 1,174千美元 |
| 总计 | 4,628千美元 |

日本除在东南亚直接投资设立贸易商行、日商分行外，单独出资开办的事业有在印度的旭玻璃公司。日本自称这是战后私人企业对外扩张中“最正式”的典型（东洋经济新报週刊，1958年2月8日号）。该公司系1956年设立，资本六百五十万卢比，现在每月产量两万箱，玻璃板的生产在印度三大公司中占第一位。该公司原来预定由日印合营，后来被日本投标购进全部股票。但日方的出资并非现金，系以机械等物代替，对日本非常有利。

但是日本资本在渗入东南亚时所广泛采用的形式，还是设立所谓合营公司。日本已在印度设立了日印合营的热水瓶厂、自来水笔用墨水厂和渔业公司。1957年3月，日本旭化成

^① 1958年日本“经济合作白皮书”资料。

工业公司宣布，这家公司签订了在巴基斯坦建立一座联合企业的合同，这座联合企业包括一所人造丝工厂、一座人造纤维工厂以及生产硫酸和二硫化碳的设备。计划中包括一所六千瓩的发电站，由它供给联合企业的电力。这座联合工程的造价估计将近六十五亿日元，其中五十亿日元用于购买机器设备。旭化成工业公司的出资比率为10%，并可获得“技术指导费”和股息。但由于巴基斯坦政府主张用本国原料，日方主张用进口原料以便额外捞一把，双方还在争执之中，因此计划尚未实现。目前在巴基斯坦已实现的合营事业为棉织厂一所。

此外，日本用合营方式在缅甸“开发”了一个赤铁矿、一个锡矿；在泰国“开发”了锡、铝、钨矿，并设立了麻袋工厂和屠宰场；在马来亚有两个铁矿；在菲律宾有一个铁矿、一个铜矿和一个苧麻纺织厂；在柬埔寨有日柬合营的运输公司。最近并拟在新加坡设立日新合营的渔业公司，在马来亚设立日马合营的照相机厂。直接投资打破了关税壁垒、避免了输入限制、扩大了产品销路，这对于日本垄断资本进行掠夺当然是十分有利的。

但是，日本对东南亚投资所采取的主要方式还是贷款。据日本通商产业省1958年出版的“经济合作的现状和问题”一书解释，其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由于“对方国及其有关法规等禁止或限制股票投资”，可是这本日本的官方文件认为，“贷款在实质上 and 股票投资并没有什么多大的不同”。这是日本垄断资本根据经济侵略的实践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是日本今天所以向东南亚加紧放出贷款的原因。如果谁还以为接受贷款可以避免受经济上的奴役和控制，那就不妨三复斯言。

日本私人資本对东南亚国家的貸款，到1957年末为止，共一千五百二十四万五千美元，它的分布情况如下①：

| | |
|--------|-----------|
| 采矿业 | 14,191千美元 |
| 森林企业 | 650千美元 |
| 貿易企业 | 308千美元 |
| 其他生产部門 | 96千美元 |
| 总計 | 15,245千美元 |

接受日本私人貸款最多的国家是菲律宾(7,429千美元)，馬来亚(3,540千美元)，果阿(3,383千美元)；其次是泰国(486千美元)，印度尼西亚(308千美元)；最后是印度(96千美元)。但如果加上日本垄断資本1958年对印度鲁尔克拉铁矿的八百万美元的貸款，印度就要上升为第四位。

日本垄断資本对东南亚投資的第三种方式是提供技术“援助”。到1957年末为止，技术“援助”按地区的分布情况如下②：

| | |
|-------|-----|
| 印度 | 21件 |
| 果阿 | 1件 |
| 錫兰 | 3件 |
| 緬甸 | 8件 |
| 馬来亚 | 2件 |
| 新加坡 | 5件 |
| 泰国③ | 3件 |
| 印度尼西亚 | 1件 |
| 菲律宾 | 8件 |
| 南越 | 2件 |
| 香港 | 3件 |
| 柬埔寨 | 1件 |
| 总計 | 58件 |

日本对东南亚的技术“援助”集中于印度，約占三分之一

① 1958年日本“經濟合作白皮书”資料。

② 日本大藏省資料。轉引自“东洋經濟新報”1958年2月8日号。

③ 泰国尚有日本不动产投資一件为二十七万美元。

以上,并且遍及輕重工业部門,特别是电气工业部門。这是日本利用印度經濟建設的需要,积极进行渗透的結果。日本提供技术“援助”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巨額專利費和輸出原料、另件和設備。例如日本絕緣磁器公司对印度的技术“援助”就是与輸出工厂設備相結合的。而且还規定对印度所不能制造的高压絕緣磁器应优先自日本輸入。專利費头五年为銷售款額的3%,后五年为2%,繼續延長时仍为2%。該公司全部开工时,日本每年可得專利費二千万日元左右。

日本的巨大的电气垄断資本如东京芝浦、住友电气、富士电机、古河電池等都打入了印度。而最为活跃的是东京芝浦电气公司,該公司在1952年就为印度“无綫电及电气制造公司”簽訂了关于提供生产电表技术“援助”协定,后来又和其他两个印度公司締結了技术“援助”合同。此外,还和加尔各答的E·C·E·公司簽訂了关于制造变压器的技术“援助”协定。此外对孟加拉电灯制造厂提供制造日光灯等的技术“援助”协定,不久亦将正式簽字。东京芝浦电气公司不仅在印度取得銷售額3%的專利費,并且这些印度公司所使用的大部分原材料和另件也一直是由它供給的。东京芝浦电气公司还和錫兰簽訂了关于生产电灯炮的技术“援助”协定,最近正与泰国、緬甸、巴基斯坦进行提供技术“援助”的談判。

日本的其他垄断資本也不甘落后,例如富士紡織公司、丰田自动紡織机公司、日本紡錘公司、日本精工公司、三井金属公司、久保田鉄工公司等都与印度公司簽定了技术“援助”协定。

日本近几年来虽然用以上各种方式大大增加了东南亚的投資,但到1957年末为止,总額不过一千九百万美元。因此,日本“經濟合作白皮书”认为日本的对外投資还在“萌芽阶段”。所以日本拟竭力扩大其国外投資,截至1958年2月

止,日本計劃中的国外投資總額為六千九百萬美元(迄至1957年末止日本对国外的私人投資總額為六千二百三十一萬一千美元),其中东南亚為第一位,占總額的40%,達二千六百萬美元,投資計劃主要系开发东南亚的鐵礦砂和有色金屬礦物。

三、為資本輸出准备条件的“技术合作”

日本对东南亚的“技术合作”,采取接受技术研究生和派遣专家的形式,由日本政府和私人企业分別进行。尽管日本“經濟合作白皮书”裝出伪善的面孔,大談其“技术合作”是為了节约經濟不发达国家的有限資本和提高它的效率,可是狐狸尾巴还是沒有藏住。因为这对于日本來說是“以此为媒介,取得了促进扩大机械类輸出的效果”。

关于接受技术研究生和派遣专家,日本政府是通过科倫坡計劃、联合国計劃、美国国际合作署“援助”計劃以及各国政府的請求等四种方式进行的。据日本經濟企划厅发表(1958年2月20日),到1958年1月为止,日本政府接受了六百六十九名来自东南亚地区的技术研究生,并且派遣了一百另四名专家和技术人員到那里去。其中通过科倫坡計劃接受了一百一十四名,派遣了九十五名;此外,大部分是通过美国国际合作署“援助”計劃所接受和派遣的。日本所接受的技术研究生以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为最多;派遣出去的专家和技术人員以錫兰、泰国、巴基斯坦、柬埔寨为最多。而日本接受技术研究生和派遣专家,絕大部分与美国国际合作署及科倫坡計劃有关,这就可以看出,日本在所謂技术合作上,也是同美、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計劃密切結合的。

至于日本私人企业所接受的东南亚地区的技术研究生和所派遣的专家、技术人員的数目,缺乏正确的統計。据1958

年日本“經濟合作白皮書”所載，日本私人企業到1957年為止，共向世界各地派遣了一千二百九十八名專家和技術人員，接受了三百八十名技術研究生，他們在日本學習的時期一律在半年以上，其中幾乎全部都是由輸出成套設備而接受的。除拉丁美洲和中近東外，日本私人企業派遣專家和接受技術研究生的數目極為有限，所以東南亞在其中所占比例依然是很大的。

日本政府為加緊對東南亞進行經濟擴張，並擬在印度、巴基斯坦、泰國、老撾等地設立所謂“技術中心”（派遣技師進行訓練工作）、“開發事業諮詢中心”（承辦工程設計和勘察工作）。日本通商產業省在1958年度預算中編列了海外“技術中心”事業費一億一千萬日元。其中約七千萬日元擬用於在印度西孟加拉省設立“技術中心”，並已于1958年4月派遣調查團前往該地。此外，日本還準備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設立關於機械、電氣、無線電的“技術中心”和在達卡設立關於機械、土木、電氣的“技術中心”。日本農林省正在研究在曼谷設立關於農業的“技術中心”。

不管日本的花樣怎樣變，可是萬變不離其宗，其目的是要把東南亞變成它的壟斷市場、原料產地和投資場所。而所謂“經濟合作”、“技術合作”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國家實行殖民政策的重要武器。廣言之，“技術合作”不過是為日本壟斷資本的資本輸出準備條件而已。

四、居然也要填補“真空”

日本雖然想全面地向東南亞進行經濟擴張，但是日本的經濟力量究屬有限，於是它就集中力量首先爭奪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市場。因此，日本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竟貸款給印度

五千万美元，而日本所設立的“东南亚开发合作基金”最初只有一千四百万美元，最近扩大一倍后也不过二千八百万美元。1958年2月日本还和印度簽訂了一个貿易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日本取得了最惠国待遇，例如，日本人可以把利潤汇出国外，可以自由进入印度和在印度境内居留，还享有汇款的权利。事实上印度已成为日本重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場之一，1957年，日本对印度的鋼鉄出口占其出口总額的26%，紡織机械占其出口总額的20.6%，鐵道車輛占其出口总額的49%。1957年日本对印度的出口中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制品占86.2%。因此，1958年的日本“通商白皮书”得意忘形地說：“印度是日本資本貨物的輸出市場和稳定的原材料輸入市場”。这就是印度在日本垄断資本眼中所处的地位。

尽管最近三年来日本对印貿易一貫出超，可是日本还要設法压低印度原料的入口价格。例如，关于日印共同开采魯尔克拉鐵矿問題，印度要求日方以一定价格、一定期間、一定数量购买矿砂，这原是合情合理的主张，而日方却施展手法，企图压价收购。1957年日本鋼鉄代表团先至中国再往印度，其中就隱藏着日本垄断資本的这种阴谋。据日本經濟学人杂志(1958年2月22日号)透露，鋼鉄业界的消息灵通人士說，日本“为了抑制最近印度”的“强硬态度”，“所以代表团先到中国，再到印度”。从这件事例可以看出，和帝国主义国家要想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則实行“合作”，簡直是緣木求魚。

虽然日本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計劃”失敗了，印度也拒絕参加这种計劃，但是日本对印度的扩张野心是不变的，而日本利用美国資金、日本技术来“开发”东南亚資源的帝国主义政策也是不变的。1958年8月27日日本“产經新聞”报道，外务相藤山在华盛顿期間将要求美国設立一笔东南亚特別基金，

資本为十亿美元。有了这笔基金，就能够实现同1957年岸信介向华盛顿提出的东南亚经济“开发”计划相类似的东西。可见日本只会变换花样，但不会改变政策。

1957年10月尼赫鲁总理访问日本时，从他的亲身经验大概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日本时事通讯社出版的“世界週报”（1957年10月26日号）说，尼赫鲁关心的是政治，岸信介、藤山关心的是经济。在他们举行会谈时，使准备推行“经济外交”的藤山等相当着急，所以会谈较预定回数增加了两次。而藤山在事后发表的评论更是意味深长的，他说，“尼赫鲁先生轻易不肯从云端上下来”。而日本自动提出要贷款给印度五千万美元，正是引诱尼赫鲁从“云端”下来的“礼品”。

印度尼西亚无论在战前战后都是日本的主要市场。荷兰殖民者被驱逐后，日本有野心取代荷兰在当地的经济地位。据日本“东洋经济新报”透露（1958年2月8日号），在日本对印度尼西亚的赔偿和经济合作协定签字后，日本的垄断资本家认为“印度尼西亚不仅有橡胶、椰仁干、砂糖等农产品，还富有石油、锡、铝矾土等矿物资源。由于赶走了荷兰势力，产生了资本和技术的真空状态，因此，今天日本乘机而入的好机会”。这同所谓填补中东“真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真是如出一辙，彻头彻尾暴露了日本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日本垄断资本对印度尼西亚简直准备倾巢进攻了。在贸易方面，以东洋棉花公司为首的大纺织商业公司准备办理纺织品的输出业务；第一物产公司、野村贸易公司、三菱商事公司等预备办理输入业务。在资源开发方面，日本矿业公司、帝国石油公司、石油资源开发公司等准备开发苏门答腊的石油；日本矿业公司、住友金属矿山公司、三菱金属矿业公司、三菱矿业公司、日本冶金公司等预备开发苏拉威西的铅。栗林德

一的南方林业公司准备开发加里曼丹的木材。日本的电气垄断资本家，号称“电气界之鬼”的松永安左卫门计划开发北苏门答腊的亚沙汉河来发电，这个年已八十余岁的老头，为了经济扩张，1956年曾亲自到印度尼西亚进行活动向苏加诺总统、哈达等贩卖他的开发计划。而这个开发计划，原来是在太平洋大战中，印度尼西亚被日军占领时，由当时的日本工业公司的工藤宏规所调查设计的。现在由松永继承下来预备完成工藤在军刀的保护下所未完成的遗志。

现在日本搞对印度尼西亚经济扩张的，有所谓“印度尼西亚三巨头”，除松永外，还有石原广一郎和鲇川义介。我们不妨看看石原和鲇川是什么嘴脸。石原在战前就是“南进”的积极主张者，他的石原产业公司包办了对东南亚的经济侵略业务，现在又卷土重来，计划在爪哇各地经营仓库事业，开发爪哇中部的铜矿，开发苏门答腊的水力发电。至于鲇川义介更是经济侵略的老手。战前他与军部相勾结，曾使他的“日本产业公司”成为日本第三位康采恩。1937年，他把“日产公司”全部迁移至我国东北，合并“南满铁道公司”一部分产业，改设为“满洲重工业公司”成为伪“满洲国”事实上的主人。他担任满洲重工业公司总裁时曾积极推行压迫和榨取中国东北人民的“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关东军阀首脑东条英机、现任首相岸信介等被称为操纵伪“满洲国”的五大头目。他的一身充满了法西斯的臭味。这个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老手，现在把阵地转移到东南亚。上述的日本矿业、帝国石油、石油资源开发公司都是受他操纵的公司。据他自己说，他个人目前不打算办新事业，“但是如果不限于一项事业，而是整个的印度尼西亚综合开发计划，也可以搞一搞”（日本“经济人”杂志1958年2月22日号）。这还不明白吗？他是要把印度尼西

亞變成第二個偽“滿洲國”。

戰後日本對印度尼西亞的貿易，從1951年起已恢復並超過了戰前水平，1957年以前一直占印度尼西亞輸入的第二位（1954年曾占第一位），僅次於美國。日本對印度尼西亞除輸出消費品外，也輸出部分的機械設備，如芝拉札棉織廠，蘇門答臘火柴廠和泗水蘇打廠，都是用日本機器裝備的。日本已開始對印度尼西亞輸出資本，在1958年2月間，印度尼西亞私人資本和日本大和銀行、石原產業公司合資經營的“佩爾丹尼”銀行已在雅加達開幕，其中印度尼西亞資本占51%，日本占49%。總經理是印度尼西亞議會第一副議長、伊斯蘭教聯合會重要分子阿里芬，副總經理是日本人。

日本壟斷資本的有力組織經濟團體聯合會，在印度尼西亞前副總統哈達於1957年10月訪問時，就和他討論了各種“合作”計劃。而日本壟斷資本對東南亞進行經濟擴張的調查機關亞洲協會副會長岩田喜雄公開主張“以印度尼西亞為開發亞洲的據點”。

目前日本造船和海运業的活動最為活躍，除利用船舶進行賠償外，1958年春日本造船業代表已與印度尼西亞造船業代表交換了一項關於由日本協助印度尼西亞建造新船、建設造船廠的經濟技術合作的備忘錄；6月下旬，神戶川崎造船公司經理應印度尼西亞“卡爾亞”船廠的邀請，前往商談兩公司在造船方面進行合作的問題；6月底，以日本商工會議所副會長、京都商工會議所會長中野種一郎為首的、由二十三人組成的工業技術合作代表團訪問印度尼西亞時，曾表示日本打算給東南亞國家的私人工業以技術“援助”。

岸信介政府為執行壟斷資本的侵略意圖，轉嫁經濟危機，並擬在賠償之外再對印度尼西亞提供日元貸款五十億日元

(約合一千四百万美元)。該項貸款將用人造絲織品和磁器來提供，因為日本工業資本家堅持採用這種方式。1958年9月5日日本通商產業省已遵照壟斷資本家的命令作出此項決定，只待大藏省作形式上的同意。根據日方計劃，擬出口生產過剩的人造絲織品四十億日元，磁器十億日元，貸款由日本進出口銀行提供，期限為延期一年後，在四年內償還。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自荷蘭本土被希特勒占領後，日本便垂涎印度尼西亞這塊“無主的領土”，並終於進軍作了它的“主人”。現在印度尼西亞擺脫了殖民統治，並為建設獨立的民族經濟進行了驅逐荷蘭殖民主義者殘余勢力的英勇鬥爭，而日本卻認為印度尼西亞出現了“真空狀態”，有待它去填補。

日本為了達到在經濟上控制印度尼西亞的目的，甚至還施展帝國主義的老手法，企圖在當地扶植親日的買辦資本，並正在積極從事這項陰謀活動。

日本對印度尼西亞不僅具有經濟擴張的野心，還暗藏着政治上的圖謀。1957年印度尼西亞叛亂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竟允許叛軍代表在日本公開活動，洽購軍火，並且與策動叛亂的美帝國主義者相勾搭，暗中接受軍火訂貨供應叛軍。這種司空見慣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六十多年來在亞洲各國採取的老手法，竟又施之于印度尼西亞。

岸信介第二次訪問東南亞回國後，1957年12月8日舉行記者招待會時，就認為印度尼西亞人民反對荷蘭殖民主義的鬥爭是一種“過激的行動”，這不僅拆穿了日本同情亞非民族主義的偽裝，還十足地表現了以岸信介為代表的潛在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對反殖民主義運動的誣蔑。

隨同岸信介訪問東南亞的前內閣官房長官愛知揆一說（1958年1月1日日本首相府“旬刊公報”），印度尼西亞的政

治本身，現在非常不穩定，坦白地說，雖然已經獨立，但是現在蘇加諾政权的威力還沒有浸透到各地或爪哇島以外的島嶼。這就是日本統治階級對於為印度尼西亞人民所擁護的蘇加諾總統的評價。

總之，野心畢露的日本壟斷資本在印度尼西亞驅逐荷蘭殖民勢力的鬥爭爆發後，就紛紛議論要開發這個“亞洲的寶庫”；在賠償協定生效不到半年之間已進行了無孔不入的活動。今後隨着日本經濟危機的加深，還會千方百計地對印度尼西亞經濟的各個部門進行滲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統治不一定要把一個國家在形式上變為殖民地，許多在表面上是政治獨立的國家，實際上可以從經濟方面把它們變為殖民地。而與印度尼西亞為鄰的菲律賓，它和美國的關係就是如此。這對於迫切需要建設自己獨立的民族經濟的東南亞各國來說，當然是一個前車之鑒。

五、向美國搖尾乞憐

據日本亞洲協會調查，日本每年對外投資力量目前僅約一億二千萬美元，每年對緬甸、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的賠償額共約六千四百萬美元（其中緬甸為二千萬美元、菲律賓為二千五百萬美元、印度尼西亞為一千九百萬美元），對東南亞各國的私人投資到去年年底止為一千九百萬美元。欲以此寥寥之數獨立開發東南亞實在很少可能。而美國對東南亞的投資在1955年底已達五億三千四百萬美元。英國對東南亞的投資在1954年底已達七億五千萬美元。日本如不能取得美國的支持，不僅無法在東南亞實現其擴張的野心，而且有被美、英壓倒的危險。因此，外務相藤山說，“日美合作”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礎，日本同東南亞國家實行經濟合作，必須以“日美合作”為出

出发点。这就是說，日本要充当美国对东南亚地区侵略政策的馬前卒。

岸信介的东南亚开发基金計劃失敗了，独立进行开发又不可能，而日本的經濟危机却日益加深。第二次岸信介內閣为应付經濟危机，拟竭尽全力进行資本輸出，并乞求美国的支持。其主要办法是利用日元貸款和延期付款两种方式。

1958年5月22日日本大选揭晓后，5月28日日本垄断資本的中心組織經濟团体联合会在全体會員大会上通过的決議承認，資本主义世界經濟的“停滞”(危机的代名詞——作者)，出乎意外地严重，它的恢复还需要相当长的時間。加之，目前日本的經濟情况处于“鍋底状态”，这种“不景气有相当长期化的可能”，因此，唯一的出路是“振兴輸出”。

日本垄断資本公开承認日本經濟危机的严重性，这还是第一次，因此，在起草这个決議时，經濟团体联合会会长石坂泰三等十余人曾三易其稿。

于是，奉命唯謹的岸信介6月17日在国会发表演說时，提出了“輸出第一主义”，他說，“增加出口是日本經濟的必須条件，所以还須从事特別的努力”。而第二次岸信介內閣的其他主要關員如外务相藤山愛一郎、大藏相佐藤荣作、經濟企画厅长官三木武夫、通商产业相高碕达之助在国会和对新聞記者的发言中，也都一致強調必須振兴輸出。但是在經濟危机的籠罩下，1958年第一季度的世界貿易額比1957年同期降低了8%，日本对东南亚的出口从1958年4月起也比1957年同月大为減少。因此，日本主管經濟扩张的官員在絞尽腦汁后承認，关于所謂发展出口貿易的方案，过去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今后如果重新考慮，除去提供“日元貸款”以外，沒有別的办法。

关于日元貸款，目前已實現的有上述的对印度貸款五千

万美元(分三年付給,第一年度为一千三百九十万美元),大体业已确定的有上述的对印度尼西亚的貸款一千四百万美元、对菲律宾的貸款四千九百万美元及对緬甸貸款二千万美元(第一年度預定为五百万美元);間接的由世界銀行对东南亚国家提供的日元貸款有三千零五十万美元,其中印度占二千四百万美元^①。此外,据1958年8月29日外电所传,日本通商产业省支持一个給予五个东南亚国家总额相当于一亿六千万美元的貸款計劃,这些貸款将提供給錫兰、馬來亞、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而首先是給予巴基斯坦。

日本最近数年来对巴基斯坦的經濟扩张是最不順利的,1950年日本对巴基斯坦的出口曾达五千六百万美元,占日本出口总额的7%,1956年猛跌为一千七百余万美元,1957年再跌为一千六百余万美元,仅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主要原因是巴基斯坦棉布基本上已能自給,进口由朝鮮战争前二亿余碼減至三、四千万碼)。因此,日本通商产业省准备給予巴基斯坦貸款四千五百万美元(第一年度約一千五百万美元),作为修建灌溉設施、港口装备及設立一个水泥厂之用。然而日本只拟利用貸款扩大出口,却不准备增加进口,甚至也不愿意履行业已簽訂的进口协定。根据1957年7月生效的日巴貿易协定,日本在1958年6月末以前应购买巴基斯坦原棉三十万

^① 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將其对世界銀行的日元投資也陸續轉貸給东南亚各国来購買日貨。日本对该行的日元投資四千五百万美元中,已在1956年2月和1957年5月先后二次各將五百万美元轉貸給这些国家。嗣后,日本又陸續同意貸給这些国家二千零五十万美元。接受世界銀行日元貸款的国家有印度、泰国、巴基斯坦和緬甸。由于日本經濟危机繼續加深,日本銀行的政策委员会于1958年8月26日决定將世界銀行賬戶內的日元存款一百六十亿日元,也要設法貸給东南亚各国采購日貨。

包，但日本食言而肥仅购买二十二万包。尽管巴基斯坦一再要求日本履行协定，可是日本却置之不理。日本垄断资本的毫无信义，不守诺言，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日本垄断资本拟倾其全力进行资本输出，但是据日本经济企划厅估计，日本用日元贷款输出资本的能力，目前顶多不过一亿美元，而且这只有在国际收支有盈余的时候才有可能。如果日本垄断资本不顾死活，采取饮鸩止渴的办法勉强输出资本，那么外汇危机又将重新降临，因此，日本唯一的希望还是想用美援来打强心针，从美国借款后再转借给东南亚国家。1958年9月18日，日本外务相藤山爱一郎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敌视中国、取媚美国的帝国主义谬论之后，就转到了向美国伸手要钱“复活大东亚共荣圈”的主题。他说：“建立区域经济发展基金和推行经济计划在东南亚和在中东和拉丁美洲一样必要的。我热烈希望，由于有关国家之间的积极合作，一项区域经济发展基金将会早日在东南亚建立起来”。他这一套新花招，无非是美国资金，日本技术，东南亚资源的翻版而已。

关于延期付款，欧美各国对东南亚的条件是第一次付款10%或甚至不要第一次付款，限期则一般为七至十年。因此，日本自1958年6月中旬起，已将第一次付款25%以上和限期五年以下的原有规定，改为20%以上和七年以下，而且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进一步放宽。实际上，1957年年底，日本与巴基斯坦签订出口尿素设备九十二亿日元（约合二千五百五十万美元）的合同，已经是按照这种放宽了的延期付款条件来进行的。可是延期付款也不是万灵药，因为机械设备的销售，不仅取决于付款期限，还取决于它的质量和性能，而日本产品在这方面比欧美逊色；何况东南亚国家在原料跌价、外汇不足的情

况下，对这种第一次付款20%以上的赊销办法，还是裹足不前，并且赊购以后能否按期付款也成问题。据日本通商产业省按整理出来的材料估计，1958年度（1958年4月—1959年3月）日本用延期付款方式出口的数额只能达到三亿一千万美元，将比1957年度减少20%。可见，日本想利用延期付款方式来扩大出口的前途也是暗淡的。

因此，岸信介在记者招待会上（1958年6月13日）向美国摇尾乞怜，他说：“在向东南亚输出方面，东南亚各国需要很多日本商品，但是没有钱，因此，延期付款方式可能采取。我想使美国同意这种想法，采取把过于集中在美国的美元分散的办法，来要求美国合作”。可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石坂泰三1957年访美试探后就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毫无采纳的意思”。美元的集中是美国控制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大法宝之一，只有在十分必要时，才略微施舍一点来延续它们的生命。美国并不认为日本垄断资本是忠实的同盟者，对它所采取的顶多也只能是吃不饱饿不死的政策。

結 束 語

岸信介政府对东南亚进行經濟扩张的前途是并不美妙的。首先，东南亚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記憶犹新，因此，东南亚国家不会不警惕岸信介政府的阴谋并識破其潛在的帝国主义野心。

1957年随岸信介訪問东南亚的前內閣官房长官爱知揆一返日后曾和日本“世界动态研究所”所长中西重思作如下的問答(日本首相府“旬刊公报”1958年1月1日号)：

中西：看最近的报道，据说印度尼西亚人认为日本在战争时期中对印度尼西亚的作法，甚至比荷兰人还要恶劣。……从而，东南亚民族对日本依然沒有去除憎恶的心情。

爱知：刚才你所說的話，也許是不能否認的(重点系作者所加)。

中西：馬尼拉是对日感情比較恶劣的地方，听说你們都非常小心注意。

爱知：坦白地說，象前面已經提到的(日本人)在菲律宾(的暴行)，也許是无法辯解的……現在我們所会见或接触的人們，他們的亲戚就是被杀害或遭遇暴行的对象(重点系作者所加)。

在日本帝国主义鉄蹄下生活过的东南亚人民是不可能忘却那阴森森、血淋淋的日子的。不管爱知揆一用多少“也許”，也不能不承認鉄一般的事实。

因此，在1958年3月日本召开駐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十七个国家和地方的外交使节會議的时候，尽管外务相藤山在开

幕詞中說，日本同亞洲各國的關係已經從第二次大戰的“善後階段”轉入建立“合作關係”以“建設新亞洲”的階段。可是據“朝日新聞”報道（1958年3月13日），參加會議的日本駐東南亞各國的外交使節在會前發表談話時一致認為，東南亞各國害怕日本的“經濟外交”是一種經濟侵略。而藤山的所謂“建設新亞洲”，不言而喻，就是要瓜分市場，建立勢力範圍。事實上是要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獲得了獨立和解放的亞洲人民，重新受日本帝國主義的黑暗統治，這哪里是“建設新亞洲”，顯然是要恢復舊亞洲。

日本對東南亞的瘋狂擴張，已引起了普遍的反對。且不說民族主義國家。連泰國也不滿意於日本的片面傾銷政策，因此，計劃在曼谷舉行的日本商品展覽會目前已瀕於取消的危險（1958年9月12日法新社電）。在馬來亞聯合邦總理拉赫曼訪問日本，並且同岸信介發表聯合聲明（1958年5月）宣布馬來亞將為日本的工業品提供市場以後，馬來亞人民和工商界人士羣起反對，而輿論界也反對引狼入室，迫使拉赫曼表示不能容許日本貨在馬來亞傾銷。而迄今為止，馬來亞政府不僅沒有給日本以最惠國待遇，甚至連兩國的貿易協定都未簽訂。1958年7月在馬尼拉召開國際工商會第七次大會時，日本派三井銀行總經理佐藤喜一參加。在這次會議中，在日本的活動之下，曾提出所謂亞洲清算機構和亞洲共同市場問題。但是菲律賓代表、菲銀行協會會長加拉姆說：“如果組織共同市場，那只是對日本有利”，使佐藤啞口無言。可見岸信介政府在推行它的經濟擴張政策過程中將不會是順利的。

其次，目前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已陷入危機或者面臨危機，都在擴大出口，減少進口，日本想在這場你死我活的激烈的市場鬥爭中，大大增加對東南亞的出口也很少可能。

事实上,日本对东南亚出口的增长速度从1957年起已开始下降。据1958年“日本通商白皮书”分析,日本对东亚及东南亚的输出,1956年比1955年增加24%,1957年比1956年仅增加10%,出现迟钝现象。就个别国家说,超过1957年日本贸易总的增加速度14%的仅有菲律宾(60%),缅甸(109%),泰国(34%),柬埔寨(24%),老挝(107%),低于总的增加速度的有印度、南越、新加坡等地,而对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巴基斯坦、锡兰和香港等地的贸易都有减少。1957年日本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输出商品中,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品增加20%以上,但美国、西德、法国则增加30%左右,都超过日本。西德对这个地区输出的80%以上是重工业品和化学工业制品,而日本纺织品占30%,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品只占50%。日本重工业产品由于质量差、价格高,虽然采取种种人为办法增加出口,但依然难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竞争。而美国利用“美援”、英国利用“帝国优惠制”和“英镑区”、西德利用价格与日本在东南亚市场的争夺战,正随着经济危机的发展而日益激烈。因此,岸信介政府的“输出第一主义”已成幻影。

事实上,日本对东南亚的贸易现在已显著下降。1958年1月至5月与上年同期相比较,出口减少了10%,进口减少了43.7%。日本垄断资本的忠实代理人岸信介1958年6月28日与日本“经济学人”杂志社论委员山本正雄交谈时,还表示不肯放弃日本今年的出口目标,要努力再试一试(“经济学人”杂志1958年7月19日号)。可是,时隔两月,以岸信介为首的出口咨询委员会终于承认原定的出口指标无法实现,被迫将1958年度出口指标改订为二十八亿八千七百万美元。这比原定指标三十一亿五千万美元约少二亿六千二百万美元。它的意义是日本“新经济五年计划”由于出口计划不能实现,已宣

告破产。但即使是已降低了的出口指标,也无法实现。因为该委员会承认,如果中日贸易继续停顿,1958年度的实际出口值只能达到二十八亿二千万美元,换句话说,这比1957年度的水平还要低。可是据1958年12月9日共同社估计,日本1958年度出口额只能达到二十七亿五千万美元。江河日下,这就是日本出口贸易的前途。

最后,岸信介政府这种对内复活军国主义,对外复活“大东亚共荣圈”的帝国主义政策,已引起了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反对。以岸信介为代表的潜在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这一小撮魔鬼,虽然愿意与美帝国主义者同上绞架,可是日本人民决不会答应岸信介政府把他们引上这条绝路。今天的日本人民已经不是战前的日本人民,他们的斗争力量正在增加和发展。而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日本共产党正在同其他进步党派、进步团体、进步人士一起,以浩大的声势展开了反对岸信介政府追随美国、复活军国主义、走战争道路、进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自杀政策。日本人民对战争还是和平,屈从美国还是独立自主的两条道路的抉择,是一定会选择后者而拒绝前者的。

独立和解放了的亚洲人民,也决不会听任日本帝国主义死灰复燃,重建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屠杀、烧掠、抢劫、姦淫、毒害、凌辱的代名词。最近出版的日本“东洋经济新报週刊”(1958年7月26日号),似乎也觉察了这一点,它说,“美国资金、日本技术、东南亚资源三位一体是日本垄断资本的东南亚政策。但是由于民族主义的高涨……这个计划是不容易实现的”。岂但不容易实现,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新形势下,日本垄断资本及其代理人岸信介政府如果硬要逆流而行,坚持走帝国主义老路的政策,



2 016 6350 1

其結果必然是碰得頭破血流。

披着羊皮的豺狼的命運是不妙的。它的結果是被宰殺在羊欄里。今天我們對於披着羊皮的日本侵略者首先是要剝掉它的羊皮，揭露它的真面目，如果它張開血口，就立刻敲落它的牙齒。美國野心狼的牙齒在朝鮮都被打掉了，何況是依附美國的日本壟斷資本集團。日本壟斷資本家和岸信介如果不改變復活帝國主義的政策，那末，東條英機的下場，就是他們的下場。

書 號 _____

登記號 _____